

女勇士的畫像

袁樞真

懷念故友黃若瑛院長

(本文另有圖照刊第五頁)

我于民國廿三年夏在上海新華藝術專科學校畢業時，即有與同班同學黃宗默小姐同赴法國深造的計畫，當時班內有幾位同學，熱中于前往日本深造，陳澄波教授自己是留日出身的，也極力主張我與宗默前往東京，俗話說，賣瓜的人自然會說自己的瓜甜。那知我們抵達東京，才知道日本人非常保守，國立上野美術學校根本不收女生，眼看上海去的男同學進去了，我與宗默却被排斥在門外，心中很不舒服，遂不作久住之計，決心于第二年多轉往巴黎。

巴黎相識一見如故

我與黃宗默在上海辦理赴法手續時，她認識一位劉丁醫師，劉醫師知道我們要前往巴黎求學，說他有一位好友也在那裏，能幹、熱心、友善，想介紹給我們認識，俾可前往請教，獲得照料，盛情可感。我們到了巴黎，宗默將劉醫師的介紹信取出一看，才知道他的好友就是袁世斌先生，住址就在我們旅館的對面。我們前往拜訪，未幾，將信件留交門房，第二天袁先生就來看我們

了，握手言歡，倍感親切。當晚，他請我們到巴黎八區，香榭麗舍大道附近申江樓酒店——巴黎最考究的飯店吃飯，併介紹幾位女同學和我們認識，他知道我們是學畫的，所以客人中有兩位女同學是美術學校的高才生，一位姓馬，另一位姓凌，還有一位談話中對美術並不外行，後來才知道她在上海學過美術，從此與我結成莫逆之交，那就是黃若瑛小姐了。她衣着入時，舉止大方，一望而知道她是來自富有之家。

當時我們初到巴黎，住在旅館的一樓，光線不足，我與黃宗默有意搬到一個光線較佳的環境去住，黃若瑛非常熱心，樂于助人，知道我們的意向，第二天即來訪問，併說她的居處三樓，有兩個房間可作畫室，光線很好，徵詢我們的意見。我覺得她是大家閨秀出身，生活闊綽，識見宏遠，而且在國內也進過藝大，了解習畫學生的需要，她看過的房子一定是很理想的，她認為合適，一定符合我們的條件。我認為運氣太好了，馬上就解決了住的問題，非常感謝她。宗默有點遲疑，黃若瑛是很機警的，察言觀色，反應敏捷，馬

上說了一句：「你們還是先去看看，再作決定吧。」她慷慨好客，就請我們在中國飯店午餐，飯後帶我們到她住處看看房子，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房間兩大間，大玻璃窗，我住一間兩面有窗，光線很好，可作房間兼畫室，心裏十分高興，更覺特別愉快的是遇到這樣一位天姿玉質，豪爽坦誠的若瑛姊同住一屋，朝夕相處，必然獲益良多。她住在五樓，我與宗默住在三樓，我們隨時隨地向她請教，她也不厭煩瑣的處處照顧我們，星期日，同出郊遊，或共進餐館，她老是搶着付費，因此，我到巴黎，一點也沒有入地生疏之感。

巴黎的名勝古蹟很多，美侖美奐的歌劇院，香榭麗舍馬路上的著名咖啡館、電影院，以及那些佈置幽雅滿堆時髦商品的公司，各處藝術品，常有她與我同往欣賞的足跡。她對我像同胞妹妹，我如坐春風裏，煦和舒暢。後來她搬到郊區，每逢假期，必接我到她鄉間所租房屋居住，同享鄉村寧靜幽美的景色。她除了在巴黎大學上課之外，對音樂也很有修養，尤其喜愛吉他，我曾經畫



華德與成幼生先生(左三)院長、(右三)黃院、(中)若英、(右)瑛世、(左)中教、(右)與(左)文、(右)本、(左)作、(右)者、(左)黃、(右)袁、(左)樞、(右)真、(左)教、(右)授、(左)長、(右)杜、(左)鵬、(右)花、(左)郭、(右)夢、(左)存、(右)一、(左)先、(右)生、(左)合、(右)黃、(左)影、(右)合。

過一張她彈吉他的油畫，參加法國獨立沙龍展出，至今記憶猶新，時縈腦際，私自欣慰。

慷慨好客樂於助人

家境富有的人很多，富有而充滿愛心的人，則不多見。她用錢從不小氣，對經濟發生困難的同學，常予接濟，不求人知，這種樂善好施的崇高德性，不是時下一般只知道自己盡情享受不顧他人苦難的富家子女所可比擬的。她待人謙和，溫柔敦厚，但爲了實現她的理想和抱負，則有無比的勇氣和信心。

有一個寒假，我又在她家裏渡假。每星期，她有數次下午，進城學習吉他。記得有一次，我也進城購買顏色，並參觀畫展。傍晚，我回到郊區寓所時，一盆純潔的白色杜鵑花，顯現在我的眼前。我問是誰送的？若英說是她自己買的，我不肯相信，認爲一定是男朋友送的，她問「是誰？」我猜是袁冠新先生。她還說：「你住在這裏，沒看到袁先生來過，怎麼會猜是他送的呢？」我說：「我有第六感，一定不會錯。」她笑了。再過一星期，就是除夕，她買了許多年菜，還特別跑到專門賣海味的地方去買了大

鯉魚、大明蝦等，要邀請幾位鄰居同來過年。我建議應請袁先生一起參加，她說：「好的，就照你的意思請了。」其實，我已感覺到他們兩人早已在戀愛之中了。每逢聖誕節左右，桌上總有一盆美麗的白色杜鵑花，這是她最喜愛的花，不用猜，自然是袁先生的禮品。

先後離法陪都重逢

民國廿八年春，若英忽接家電，說老伯被綁票了。她是非常孝順父母的，聞訊心急，立刻趕返上海，設法營救，連我替她寫生彈吉他的油畫，也隨身帶走了。那時日軍已佔據上海，我與她在巴黎分別的時候，依依不捨，有說不盡的惆悵離愁，原因是國際局勢緊張，天各一方，不知何時再能相見了。

民國廿九年春，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於爆發了。法國下總動員令，各國使領館都作疏散準備，我使館催促留學生歸國，於是，我與其他同學搭船，經滇越鐵路至昆明重慶，聽說若英也已經過香港，到渝參加抗戰工作，我們很快就聯絡上了，沒想到老友竟能在戰時陪都重逢，真是驚喜交集呢。當時我住半山新村，離市區不遠，雖然是木屋三間，破落簡陋，但屋後石柱橫陳，却是躲避敵機經常空襲的最佳處所，安全、方便，我就請她和我同住了一個短時間，後來她接受復旦大學的聘請，擔任教授兼女生指導，搬往北碚。抗日戰爭，逐漸進入最艱苦的階段，長江一帶流離失所，失學無依的女青年，追隨政府來到後方的人數，日見增多，處境十分可憐，她就向政府建議，應予照料。結果，奉命籌備創辦「戰區內遷

婦女輔導院」，嗣任院長，民國卅年開始收容，內遷高中畢業女生千餘名，輔導其升學、就業，戰時物資異常缺乏，困難很多，若瑛擔任這種救濟性質而有教育意義的工作，雖然曾獲各界好評，但茹苦含辛，已十分勞累了。

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外子任職滬濱，我們又在上海相遇，可謂有緣；因而也與她的父母弟妹等很自然的相識了，過從交往，都有感情。當時，袁大哥任陸軍總司令部總務處處長，與若瑛在南京結婚，外子剛巧因公赴京，曾撥冗參加了他們的結婚大典，他們熱戀多年，有情人終成眷屬，親友同感喜樂。不久，政府發表袁大哥任貴州省政府民政廳廳長，若瑛隨同前往，除任賢內助外，還在貴州大學任教，報國情殷，難能可貴。

民國三十七年，留法學長張邦珍姊出任四川國立師範學院院長，聘請她任教授兼訓導主任，作育英才，不遺餘力。這一段時間，我和她雖見



本文作者袁樞真教授（左）早年在巴黎大學城與黃若瑛院長（右）合影。

面不多，但知道她婚後生活美滿，依然是以爲國服務爲主，家庭次之，先公後私，可說是婦女楷模。

獻身給華興育幼院

民國三十八年，政府播遷台灣，我隨外子于二月初由上海來台北，不期在輪船上遇到黃老伯及其家人，有緣船上能相會，互覺欣慰。當時我有一種感覺，這是上帝的安排，過去我受若瑛的照顧太多，以後在台灣，我要還報黃老伯了。黃老伯在台北市金山街購屋一幢，我就時常前去請安。後來若瑛也自貴陽重慶香港轉來台北，袁大哥辛勞過度，患了嚴重的心臟病，若瑛悉心看護，得以逐漸康復。我們每星期總有三、四次碰面的機會，黃老伯自滬帶來傭工三人，有廚子烹飪，菜味可口，我在師大服務，每逢中午下課，也就不客氣，逕往對面金山街黃公館打牙祭了。

民國四十四年春，一江山我軍，堅守不退，壯烈成仁，戰火漫延到大陳列島。蔣夫人本仁慈博愛之心，作撫育遺孤之舉，創設華興育幼院，收容戰地難童，命若瑛任院長，起初院址設在大理街，陳舊狹窄，人事、經費、事務都曾遭週許多困難，虧她分別設法解決，煞費苦心。該處離我家很近，她上班之前或下班之後，常到我家稍坐，唸唸苦經。幼童漸長，人數增加，院址無法容納，蔣夫人核准在市郊陽明山脚選定一片荒山，擴建校舍，兼辦中學，這是一件煩難艱鉅的工作，披荆斬棘，筚路藍縷，她費了很多心血與力氣，才把這塊荒山漸漸開闢成爲美麗的校園。若

瑛住在校內，無分日夜，隨時督導，其愛護華興，勝過她自己的家庭；關懷同事與學生，也勝過她自己的子女；就是對一般朋友，同樣是熱情洋溢，親切感人。

院長宿舍，建築在華興左側山坡上，居高臨下，頗富林園之美；房屋雖不寬敞，却很適用。我每星期上山二、三次，等于到自己家裏一樣隨便。記得有一次，我打開冰箱，看到鮮紅成熟的大桃子還有三個，我問大桃子是那裏來的，若瑛說是蔣夫人賜的，她叫我品嚐，我吃了一個，汁多味美，市面上是不易買到的，她叫我再吃，我已享受蔣夫人所賜留下的三分之一，已够幸運，不好意思貪嘴了，那知她却一再慫恿，却之不恭，受之有愧，我真的再吃了一只，這種真摯的友情，使人永銘心版。

她本來沒有宗教信仰，因爲父母關係，比較接近佛教。華興有了大禮堂之後，戴籟三師母（美國人）常往做禮拜。她和少數重要職員，不知道基督教規矩，在祈禱時交頭接耳說話。後來，我往謁候陳副總統夫人，閒談起這件事，我也告訴過若瑛，從此肅靜無聲。若瑛不是基督徒，陳夫人頗感驚奇。不久，袁大哥與若瑛同在靈糧堂受洗，由寇世遠牧師主持，從此一心事主，虔誠篤敬，精神有託了。

斯人斯疾勇者無懼

民國五十六年春，若瑛常感疲勞，接受各方友好的勸告，入台大醫院檢查，住院第一日，我即去看外科名醫許書劍教授，請他特別照顧，許

醫師下班後到她病房，適我亦在，問她有何不適，她說沒有，只是有時感覺十分疲勞，容易感冒。許醫師在她的頸下按了幾下，未說什麼，當時我以為是一般醫生的例行手續，送他出房門後，仍與若瑛聊天，無意中轉頭，瞥見許醫師還站在門外，心裏一跳，暗想許醫師可能有話要對我說，乃溜出門外，果然，他說「黃院長患的是癌」，我聽了心如刀刺，強作鎮定，裝作若無其事進入房內。她問我去何處，我說門外遇見熟人，寒暄幾句。怕她精神崩潰，謊言隱瞞，實際上是她首先知道她嚴重的病情。所以，我每天去醫院陪她，同到醫務室檢查，我最就心她看病歷表，有時我將身子擋住，有時催她快走，免得影響別的病人，有時說天氣將變，先去散步。醫院裏後面有一小花園，醫生要她走動走動。她的視線後來逐漸歪斜，走路必需扶持了。不久，她終於體會到她所患的病是不治之症，由乳癌擴散到淋巴腺，她却勇敢堅強，沉著鎮定，不作兒女態，處之泰然。

每天清早，醫生要親自為她打靜脈抗癌針，她說打這種針時，最希望我在旁邊，膽量較壯，我就儘可能每日在打針前到達她的病房。蔣夫人知道病情之後，送她至美國醫治，大有進步，體重增加，回來即恢復辦公，友好為之欣慰不已。可惜回光返照，曇花一現，癌細胞鑽進腦部，再送她到東京就診，無效，仍返台大醫院。

民國五十七年夏夜，我接到台大醫院電話，急忙趕到時，她已進入彌留狀態，醫生用急救機器刺激心臟，回天乏術，十時四十分這位熱心服

務忠愛國家的傑出女性與世長辭了，嗚呼，哀哉！現在，我借聖經上提摩太後書第四章第七至八節，保羅說：「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應做的事，都已做了，該行的路，都已行了，基督的福音，我也信了，并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她留存。」

光陰如流水，轉瞬之間，若瑛離開人世，忽已十年，撫今追昔，百感交縈。她的愛心、懿行、德業，將永遠活在華興師生、戰地內遷婦女、她所教過的學生，以及一般親友的心裏，若瑛有知，可安息主懷了。

編輯報告(二)

編者

△蔣碧微女士自民國十年以來，始終是我

段。

國鋒頭最健的人物，自蔣女士以八一高齡辭世後，有關她的一生際遇最為世人所關切，楊兆青先生在蔣女士的暮年，時相過從，知之甚稔。他寫的蔣碧微生死戀，首篇刊出後即引起中外廣大讀者熱烈的反應，本篇寫到蔣女士和大畫家徐悲鴻相識相戀，相約私奔的經過，在在都是引人入勝的好篇章，這是可讀性極高的一篇作品。

△老作家魏希文先生以自傳體裁寫的「抗戰初期記萍踪」自九一八至抗戰爆發，魏氏書生報國，投身抗戰寫起，由他所經過的地方自古而今，一一描繪，史與地兼而顧之，可見魏先生的功力之深，腹笥之廣，是好傳記也是上乘的遊記作品。

△徐永昌將軍是當代名將之一，北伐抗戰，迭建殊勳，曾在八年抗戰勝利後代表我國在米蘇里艦上，與麥克阿瑟等盟軍代表光榮受降。

△謝康先生的白崇禧別傳，本期又寫到萬人矚目的新高潮，自華中剿匪、南京大選，到當年傳誦紛紛，莫衷一是的「逼宮」內幕真相，以至於小諸葛與程潛鬥法，結果是程潛投共，白氏來台定居，洵是全部別傳中最精彩的一

富先生為中外雜誌寫的「徐世昌勳名有自」，當可使萬千中外讀者對這位一代名將有更深刻、真確的認識。

袁樞真「懷念故友黃若瑛院長」圖照

袁樞真教授(右)黃若瑛院長(中)梁寒操先生(左)

(早年合影。(文見七十頁))



左圖：六十年前南開學校「敬業樂羣會」三會友：吳國柄(右)郭春濤(中後)周恩來(左)，周恩來留法勤工儉學，走火入魔到莫斯科受毒化教育，作了共產黨毛首澤東的幫兇，禍害中國。(文見132頁)